

憶上海學生軍訓

史惠順

大專學生在寒暑假期間到成功嶺接受集中軍訓，已經行之有年，每次見到受訓學生歸來，總使我想起早在四十五年前，民國廿六年抗戰前夕在上海華漕鎮接受第三屆集中軍訓的情形。

當年上海為華洋雜處，又因有英、法兩租界之存在，不知有多少失意政客將它作為避難所，亦不知有多少暴發戶，暴起暴落在這十里洋場發財、衰敗。也有各路英雄好漢在這上海灘上開拓地盤，開萬揚名。更有那些「直腳野人」（洋人）在那裏欺凌我善良百姓。所以在上海的人不管來自何方，第一要「充穀子」，派頭要一絡，僅管身上穿的是一百零一套碩果僅存的西裝，也要色調相配、畢挺，才不致遭人家「白眼」。身上沒有幾文錢，也要「四海」慷慨萬分，才能「海」得開。今日在臺灣稱為「海派」，也是從此而來。這種浮華、不實的環境影響所及使我們年輕學生亦崇尚「表面功夫」充充「荷花大少爺」。當時的學生在小學生時還規矩聽老師的話穿「芝麻布」制服，到了中學有些學生已懂得打扮自己，在初二初三的男學生已是梳起大包头一襲畢挺長衫，反起裏面紡綢短衫袖子，足下不是一雙刷亮的紋皮皮鞋，就是白底的直貢尼鞋。脂粉

氣極重，我們稱他們為「屁照鏡」（放個屁還照照鏡子）。可惜的是用書包帶捆的還是初中的教科書。到了高中更是抱本原文的范氏大代數追在女生的後面釘梢了。國家大事聞所未聞。在家飯來張口，茶來伸手。從不想做些家務事，有的是佣人侍候。因此，學校雖然也進行軍訓，但教官們對這些大少爺實在也還沒辦法。江蘇省在廿四年開始實施集中軍訓，上海由於環境特殊所以第一、第二屆都在蘇州舉行。及至廿六年才決定在上海西郊北莘涇華漕鎮附近寬地蓋起營房辦理第三屆集中軍訓。

華漕鎮上新建營房

華漕鎮在上海西邊郊區，若是坐公共汽車（為了受訓學生特別增設的路線）到靜安寺（上海西區的交通中心有多路電車通到黃浦江邊外灘或十六舖）也還要三刻鐘。完全是鄉下，所謂「鎮」遠不如臺灣北港鎮來得大，人口也不多。我們的營房在集訓開始時，才剛剛落成，好像記得有卅六幢營房，一個行政大樓，一個小型醫院。但是大操場還是我們用腳踩平的。不過營房倒是磚造平房，地下也還是鋪的磚。比成功嶺剛開始時

的木造房屋要講究些。裏面也都是雙層木牀，牀與牀之間放槍架。每一營房住一中隊，每一中隊有三區隊，每一區隊分三班，每一班十六人。每一營房除住一四四個受訓學員以外，還有中隊長室，區隊長寢室，至於班長與我們住在一起。第三屆集中軍訓所召訓對象為上海各公私立學校高一及大一學生，共約有五千多名學生，最奇特的是有兩隊幼童隊，並非召訓幼年兒童，而是已是高一學生個兒長得矮小的，歸入幼童隊，在臺朋友中也有當年是屬於幼童隊的，如今皆是健壯挺拔的「老漢」了。更奇的當年尚有四隊女生隊，由各校女生自動報名參加。這六隊扛的是馬槍，我們扛的是一二八戰役的戰利品日本三八式步槍。槍管外面還有套筒，所以特別笨重。

我們是民國廿六年五月廿三日由各學校派車由教官陪同或自家小包車送來營房的，剛一到，學校的教官就回去了，而我們立即分到各中隊，先在行政大樓領到一套大禮服（外出服）、一套出操制服及寢具等，等到登記好後，我被分發到廿九中隊第一區隊第一班。拿了自己輕便的行李及領到的東西到廿九中隊報到。自己行李先往儲藏室一送，就在指定床鋪上整理內務，剛報到大

家都不認識，所以還想找一找其他中隊同校來的同學，但是班長、區隊長隨時吹哨點名，不到的非挨罵不可，這剛開始還算客氣的，以後就是遲到半分鐘，就罰跑步了。說起區隊長都是黃埔軍校十一期的，對他們來說是見習官，對我們來說都認為是非常優秀的革命青年，對他們敬仰不已。班長則是我們總隊長抗日名將國軍八十七師師長王敬久將軍的部下抽調來的。一個個體格健壯，言談起來，中規中矩。

當年官長要求很嚴

記得我們第一班班長姓王，什麼名字倒忘記了，一口浙江黃巖官話，倍感親切。對我們愛護得無微不至。但看到我們調皮而又出錯，他會牙齒咬得緊緊地說：「要是你們在我們部隊裏，我不把你們打得半死才怪。」我們的第一區隊區隊長在當時他姓區，是廣東人，所以我們有時故意叫區（去）區隊長，由於他英俊瀟灑，尤其是禮拜天外出時，他一頂白草帽，黑眼鏡，白印度綢長衫，杭紡內衫褲，一雙白底直貢呢鞋，風度翩翩，所以大家背後都叫他小廣東。巧的是事隔卅年後，他女兒和我大女兒是同學，而我們也成了好朋友，且都在臺南住，這也是緣。廿九中隊中其他兩個區隊一位姓富，還有一位好像姓楊，都是東北流亡青年，所以對學員都有恨鐵不成釘的看法，就沒有小廣東客氣了。至於中隊長姓什麼因為接觸少就不記得了。

我們的日常課程是早晨四點半起床，這是上海這些大少爺們開始時最受不了的事。在廿分鐘

之內要完成解大便、漱洗，幸好那時沒鬍子，否則更來不及了。廁所、洗臉場所離營房約有五、六十公尺，而廁所是兩排水溝一深一淺，深的解大便，淺的為小便池。而深的寬度很寬，因此很多人都沒受過這種「土」罪，叫苦連天。漱洗清理完畢，於是趕回來穿制服打綁腿，馬上就要集合升旗了。說起打綁腿現在的學生都不會知道是什麼玩意兒。是長長的兩捲深草綠色粗布，分綁在兩邊小腿上，可幫助走長路，打綁腿除了當時的規定外，實際上也還是藝術，要打得不鬆不緊。鬆了走沒幾步就掉下來了，就得離隊重打。緊了走得肉緊難過。而且綁腿還得打出人字花來，三個人字還是兩個人字就看你的表演了。這在一般看來並非難事，但是對這些大少爺們又是苦事。等到大家慌慌張張趕到升旗台前圍成一大圈，總隊長王敬久將軍早已站在升旗台上直催了。想想看，才開始時農曆還只四月份，天還沒亮大家摸黑的趕得上氣不接下氣，而王將軍已整整齊齊的站在台上，因此有人說他一定是在大滬舞廳跳舞宵才趕得這麼早來，還有人繪影繪色的說他因為跳舞會遭 蔣委員長打過屁股，罪過、罪過。來臺後王敬久將軍也住在臺南，我還在街上碰到過他，現在作古已久，令人懷念不已。

五千學生像少爺兵

五點升旗時，各班報數，班長報告區隊長，區隊長報告值星官羅卓倫將軍，（八一三上海抗日戰爭開始他身先士卒戰死在羅店）值星官向王

將軍報告後，升旗典禮開始，在嘹亮的號角聲中，國旗在晨曦中緩緩升起，五千多名學生靜靜地舉手敬禮，當時那種情況在現在想起來，真是壯觀。接着由王將軍訓話，然後繞操場跑步一圈，再就是晨操開始。等晨操完畢，解散後還有幾分鐘可補充整理內務，再去吃早飯，飯後常先是學科，「步兵操典」、「築城綱要」等分由各位區隊長輪流上，再也加術科，立正、稍息、踢正步、向右轉、向左轉，有些少爺舉右手抬右腳，有些明明是向右轉，他却向左轉，更有些少爺說有痔瘡、疝氣，只「半訓」，就是不拿槍，碰到跑步時，他可以站在一邊看我們跑，真是「少爺兵」。花樣百出，高低他吃不了苦。中午十二點午餐，飯後到三點才出操，可睡午覺。開始時，誰都睡午覺，到後來身體壯了起來，精神好了，於是有人會在床上偷偷地寫情書，做別的事。下午在下了操，吃過晚餐，洗過澡，晚自修還未開始，在隊部門口三五成羣天南地北聊起天來，這時候清風徐來，為一天中最舒服的時候。晚上好像記得是九點就熄燈就寢。沒有五分鐘肝聲大起，此起彼落交織成最優美的交響樂。有人還會來一聲「報告區隊長」的夢囈。

想起那時的伙食，真是後來抗戰時期學生伙食的預演。早餐是清湯湯的稀飯加饅頭和一些豆腐乳、花生米還可以吃，但是在中隊長進來值星官叫起立、坐下、開動後，滾燙的稀飯稀里呼嚕喝起來，聲音是不得不響，而又是滿頭大汗，也不好受。到了中飯、晚飯那些菜就出生以來少吃了。天天是酸菜豉瓣、黃豆芽、臭黃魚、炒蒿

筍，再加一個洗鍋湯，幸好飯還是常梗（常熱白米）。可是四菜一湯要供八個青年力壯的「好漢」來吃就怎麼也不夠了。這不但是我們學生受不了，連區隊長們都感到比軍校的伙食差遠去了。他們知道副食費有多少，於是常叫伙伙來問，伙伙也有苦說不出，白挨了富區隊長好多內務板（整理內務時，夾被單用，使白被單所包蓋的毯子可形成整齊齊齊的豆腐干形，這也是「藝術」），但是沒用，菜還是照樣壞，後來又換了一位特務長，稍微好一點，也還吃不飽。幸好在我們營房對面穿過操場在大學部受訓營房邊開了冠生園的分店，於是兩毛小洋（四十八個銅板）一客廣東燴飯，成了我們的補充糧食，後來冠生園還賣飯票，可便宜些。於是在中飯後，大家緊跑幾步到冠生園去吃第二餐，再回來睡午覺。也有人從家裏送來梅林罐頭夾在兩腿之間偷吃，可是給區隊長看見一定沒收。到後來由學員輪流隨伙伙去華漕鎮買菜，這樣伙食又改善很多。這倒改了我們偏食的習慣。我以前不吃肥肉，從那次集訓起對於肥肉則來者不拒。我先前說這是抗戰時期學生伙食的預演，實在是抗戰期間伙食更差，在昆明吃的是「八寶」紅米飯。砂子、石子、稗子、穀子、老風屎等一大堆把好好香地紅米飯都變成臭米飯了。後來在四川有一次輪到我當伙委，四十八元一個月的戰時學生資金只够吃半個月的伙食，後來在教育部另外撥錢下來之前，我們只好吃蕃薯。在那時倒還甘之如飴。這是集訓的效果——能吃苦。

說起衣服，大家起先還穿汗背心再穿出操服

去出操。到後來這套出操制服天天不換，大伏天都發臭起了鹽花。誰再願意再穿汗背心，都由他去泡吧！反正下午下了操可穿發的圓領布衫穿短褲，這才舒服。這汗臭的制服晚上大家都掛在床上海涼，等星期天才換了大禮服去洗。因此營房裏汗臭得不得了。所幸四面窗子打開，鄉下夏天晚上還有風，第二天早上又乾了。可再穿上出操。前面講過我們每一中隊一四四人住一營房分成兩大間，中間是中隊長、區隊長住的房間及儲藏室，後面是飯廳，最後才是廚房及伙伙房。大家都是上下舖的大木床，我睡上舖，下面舖是一位姓蕭的學生，奇巧不巧的四年後我與他同校而且還是同宿舍卅一號房間，也是有緣，可惜他是共產黨。

談到交通，軍訓當局真是想得最好，營區遠離上海市區，我們想要溜還沒有那麼方便，公共汽車一小時一班，除此之外只有打電話給雲飛、祥生叫出差汽車（它們不計程，市區一元一角，郊區二元二角）再要方便叫自己家車子來接。

很多名流前來講演

我們在集訓開始三個禮拜天不准外出，但可允許親友來探望，於是第一個禮拜天到營門口會客室可聽到媽媽在摸着寶貝兒子的臉叫起來：「哎喲！作孽哦！小官那能一下子瘦得實梗這個樣子，真正作孽！」其實她不知道他寶貝兒子已結實起來，把那一身浮肉去掉了，也黑了一點。也有大學部學生約了女朋友來樓台會，更增加了甜甜蜜蜜。到第四個禮拜天八時起有陳果夫先

生來演講，講到十時才結束。各校爲了同學方便，又派車來接到靜安寺或其他地點各自回家。奇巧不巧地在我們還沒上車，突然傾盆大雨，上了車由於操場才由我們踩平，泥土鬆鬆地，車輪直打轉，而走不了！這真叫這些落湯鷄給吊足了胃口。等到到家已是中午，洗個澡，好好吃一頓中飯，睡一覺，又要趕回營房了。因爲晚上七時要點名。

在集訓期間也有好多名人來演講，演講之前必先檢閱，我們一早就在大操場整隊以待，聽到「滴……達……打！」的號聲，於是全體整齊劃一的皮鞋後跟碰後跟「克擦」一聲，畢挺的立正姿勢站在那裏，這時就看到總隊附羅卓倫將軍戴白手套騎白馬從排頭飛也似的斜跑過操場，騎到檢閱官前面去報告實到多少人，報告完畢又飛騎回來。到排頭一個急轉身，就立停在排頭，那種情形就像國劇「甘露寺」裏喬國老說趙雲那樣「好威風啊！好威風！」來演講的名人除陳果夫先生外，也有吳鐵城市長、俞鴻鈞代市長、楊虎城司令、汪精衛等人。其中以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將軍的口才最差，他有一次演講我給他數了一數喚了廿一次。蔣委員長，在那時每提一次。蔣委員長我們都得立正。但儘管如此，受訓的學員還有人能拄了槍立正打瞌睡，頭一點都不點，這是真功夫。演講最吸引人的是汪精衛，那時已是七七事變之後，北方的抗日戰爭打得正劇烈。他來演講時，輪到我們廿九中隊排在最前面，當然我們第一區隊第一班就面對着他了。他演講時，手勢、彎腰、挺胸左右旋轉都配合得非常。加強

了他的講詞。他那時說我們在蘇州到嘉興作了一條堅固防線可媲美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因此他說東洋鬼子不敢在上海打起來。同時我們將實行焦土政策。激昂慷慨說得我們全體要求發子彈上前線。他馬上說我們是全國的精英，還沒到用我們的時候，現在有的是精壯的國軍在打第一線（這倒說了實話），我們只要好好地受訓，終有用到我們的時候。但到後來他却安南發出「艷」電開溜了！

抗戰開始野外演習

七七事變抗日戰爭開始後沒多久，我們進入打野外，演練排對抗，散兵羣等加強操練，也進行過五公里的全付武裝急行軍，緊急集合。每個人都認真起來，同時八十七師的站崗衛兵也都抽調到吳淞、寶山、羅店等地去佈防。於是我們就來輪流站崗，我和那位姓蕭的同學有一次輪到站半夜二至四通大操場門口的崗位。在操場另一端是馬廐，馬伏半夜起來巡視，拿着風燈，老遠看過去像鬼火，把那姓蕭的川娃兒嚇得直打哆嗦，後來我給他講是馬伏，他才定下心来。在我們下崗後，還有宵夜稀飯吃，那時大家七嘴八舌地談站崗經驗和趣事，也是一樂事。第二天，我們休息一天。記得第二天是八月一日，由於戰事迫近，女生隊就先行結訓離隊，那天也邀請家長來參觀閱兵，並由八十七師的部隊來表演作戰演習。我也請了我家人來參觀。大家第一次看見放煙幕掩護作戰，紅、綠煙幕煞是好看。我拿了照相機到處照相。在下午我買了個西瓜吃了弄得上吐

下瀉，八月二日就住進營區醫院，替我治病女醫師姓賈，後來也在昆明碰到她。天下事實在巧。記得八月六日還是七日有一個大颱風，我在醫院裏昏睡，只覺得玻璃窗搖動，沒感到颱風的可怕。八月八日由於局勢實在緊張，我們就結訓了。我病中身體還軟弱，也被拖起來回隊部。那時候大家都在整理行李。大家還湊錢送班長一支派克鋼筆。王班長感動得眼淚汪汪。現在不知他還健在否。

有益身心終生受用

八月十三日上海抗戰開始，我們好多人都正式參加作戰，我們同班的盧徵在戰爭開始後就進軍校十四期學炮兵。後來在昆明碰到他時已是上

尉了，據他說他們這一期由南京撤退到成都都是沿江翻過三峽走到成都的，沿途好多倒下就壯志未酬身先死了。他後來在宜昌作戰，因打攔子（瘧疾）差一點給日軍俘虜了去，拼了命爬出來才調為作後勤工作。他還說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令我肅然起敬。集中軍訓使我們整個散漫的上海學生改變了人生觀，把很多惡習慣給改了過來。也懂得遵守時間。更打下了基礎使我們不怕吃苦，這是我們一生受用不盡的事。我希望我們年輕的學生都能在成功嶺受訓期間盡量去享受現代化高級的集中軍訓吧！能把驕寵慣了散漫的習慣一改。說不定國家會在各種不同方式中用到我們健全強壯的體魄，共同建造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 著

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